

谋生的老手艺人

李 晓

一座城市的天际线,如一个中年男人落发的前额,被不断抬高。抬高城市天际线的,是起伏的高楼。

我有时感觉这个城市的步伐走得太快了,真想拉住它的宽袍大袖说上一声,走慢一点,慢一点。蜷缩在城市角落里的老店铺,是打在城市衣襟上的补丁,它们已在城市华丽的衣服上,渐渐消失。

老店铺里的手艺人,他们在城市谋生,也为城市的人提供着服务,他们从不嫌弃我这个进城的乡下人,宽厚的样子,是一座城市古朴的封面。

我要趁早凝望一下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,用目光把他们投影在记忆的黑白天幕上。

铁匠铺子里,煤炭火燃得呼呼生风。煤炉上,铁匠师傅把燃得红彤彤的铁拿到铁架上锤打,我记得铁匠师傅那胳膊上鼓

起的腱子肉,一团一团呈疙瘩状。铁磨铁,磨的也是岁月,铁打铁,打的也是意志。我还记得城里一个同学的母亲,是一个女铁匠,有天陪他去铺子里看他母亲打铁,她用一张汗帕子擦着滚冒出来的汗珠。我记得同学的母亲打铁时,突然歪过头来教训了他一句:“娃娃你好好读书啊,不然长大了就跟我学打铁。”

知道光阴是怎么流逝的吗?就是在一针一线的缝缝补补中漏掉的。那条青苔覆盖的老巷子里,修鞋师傅就那样专注而安静地埋着头,手工或者小机器上哒哒哒地飞针走线,修鞋、补鞋、涂胶,就这样日复一日坚持着,他们甚至把一辈子的美好年华,都灌注在那一把把磨得锃亮的剪子和刀片上。

那些年城里的一些剃头匠,是走街串巷上门服务的。你看姜大爷,躺在一把椅子上,多舒服的表情啊,他正被剃头匠师

傅刮着胡子。只见剃头师傅在一黑胶皮上擦了擦发亮的剃须刀,顺着脸颊下巴的方向“沙沙沙”刮去,就换来了一张干干净净的脸。可不要认为剃头师傅就是剃头,还要掏耳朵、剪鼻毛、清眼目、修整胡须、放髓(敲打脊椎)以及头、面、颈肩部的按摩。我一个朋友的爷爷,是城里一个剃头师傅,三代人就是这个职业,他爷爷留给家里的遗物,就是一个剃头箱子,箱子里,有剃头的剪刀、推子、梳子等全部家伙。

“磨剪子哟,戥菜刀……”那些年在城里午睡后醒来,就听到这些熟悉的吆喝。这是磨刀匠来了,院子里的人,都把钝了的、缺了口的菜刀剪刀拿到磨刀匠那里去磨,这些行走于城市“江湖”的磨刀客们,在专用的磨刀石上嚓嚓磨着,一把白亮锋利的刀,又开始发挥它们的作用了。

“你就随便给点吧!”这是我去城里修表的蒋师傅那里修表后,蒋师傅埋头继续

修表了,我问他给多少钱,蒋师傅轻描淡写回答我。那天蒋师傅拿着放大镜照了一下,很快摸清了表的“脉”,原来是一个小零件坏了,不到半个小时就修好了表。一块表,有的有上百个零件,如头发丝那么细,蒋师傅也没有厂家的图纸,还是小学文化,他到底是怎么看清的呢?前年,我遇到蒋师傅的大儿子,他说他爸3年前就去世了,走得很安详,是躺在一把老藤椅上打瞌睡,那天中午就再也没醒来。

城里绣花的张老头儿,也算是一个“达人”了。绣花的张老头儿,活了89岁。我认识他那年,眉毛都发白了,远远望去,如一层薄霜覆盖。张老头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,飞针走线绣花,他居然不戴老花镜,他在鞋垫上绣花,一朵朵牡丹耀然而上,他在布上绣马,一匹奔跑的马,鬃毛飞舞,栩栩如生。张老头儿给儿孙们绣了多少鞋垫、花布,而今留下来的还有一些。张老头儿的孙子说,想爷爷,就拿出爷爷绣的花看一看,摸一摸,那里,似乎还有爷爷的掌纹呢。

城市里这些濒临消失的老手艺人,或许有一天,他们像老城墙般灰飞烟灭,我能够做的事,就是把他们的身影镶嵌在心里,成为这个城市命运的一部分。



湖畔的结巴村

白英 摄

凉棚消夏

张辉祥

盛夏,烈日当空,城市的广场、大街上虽然有很多绿色的草坪、景观树,但很难寻得一处绿阴掩映的小憩之地。看着那些打伞遮阳、涂霜防晒的行人依然汗湿衣衫、面露苦色的情景,记忆中的凉棚便会在脑海里浮现……

儿时,家住平房,临街。每到夏日,平房人家便会搭建凉棚,以避暑热。我们那条街,人们利用房前、街沿边的狭小空地,见缝插针般地种植了丝瓜、葡萄等藤蔓较多的植物。青藤沿着搭好的木架,绕上了棚顶,遮阳挡光,天然清爽。一眼望去,百米凉棚犹如一道绿色的长廊,微风拂

过,碧丝飘荡,清香沁人。

一些精明的街坊,在休闲避暑的同时也看到了商机,便在凉棚下摆设冰粉、凉面、凉皮等消暑小吃。而过路的行人,只要走进凉棚,便觉得好似有一股泉水在全身流淌,舒畅怡然。于是,刚才还急匆匆地步伐慢了下来,像是要尽可能多地享受一下这份酷暑中的清凉,最后索性不挪脚了,在小吃摊边坐下,来上一碗爽滑的冰粉、开胃的凉面,好不惬意。

凉棚之下,是一段美好而温馨的夏日时光。吃饭时,在凉棚下摆上桌椅,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喝着,暑热就在亲情升华中消散;空闲时,凉棚下邻里街坊聚在一起,饮着水、品着茶、吃着瓜,谈天说地,纵论古今,暑

热就随着阵阵笑声而飘走;夜晚时,凉棚下铺上竹席,爷爷给孙儿讲着故事,奶奶给孙女摇着蒲扇,暑热也随孩子们渐入梦乡而远去……

记得《四季读书歌》中写道:“夏读书,兴味长。荷花池畔风光好,芭蕉树下气候凉。”与之相比,凉棚下读书,其实更有妙不可言之处。在绿阴浓浓的凉棚里,随意地靠在舒适的竹椅上,悦读着那些清凉的散文小品,幽幽文字浸于心田,滚滚热浪抛于脑后。读累了,抬头看看凉棚下悬挂着的碧嫩丝瓜、晶莹葡萄,爽目养眼;闻瓜果飘散的清新之香,润人肺腑;听听轻风拂叶的沙沙之声,心静如水。凉棚下读书,是一份闲情,是一种诗意,是一番乐趣。

如今,老屋早已拆迁,新居安有空调,但总觉得夏日越来越长,越来越热了。细细一想,也许是城市少了凉棚的缘故吧,因为:凉棚之下,是一幅和谐融洽的市井之图;凉棚之夏,是一顿消暑纳凉的季节之画。

乡下来的婆婆

张燕峰

老公是个凤凰男,虽然飞到城里已十多年了,可那个小山沟仍令他魂牵梦萦。

去年冬天,公公去世了,婆婆一个人住在小山村里。老公多次劝说她到城里住,可婆婆总是说山里的空气好,水好,菜好……好脾气的老公终于不耐烦起来,皱着眉头说,娘啊,您老人家也替我想想,把您一个人留在山里,乡亲们背后会说我不孝的。婆婆叹了一口气,匆匆收拾了一下,就跟着老公来到我家。

婆婆是山里人,不会说普通话,我担心她跟人沟通有困难。可令我意想不到的,不到一个星期,婆婆与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认识了。

周日早晨,婆婆拿出了从老家带来的糕面,说要给我们解解馋。说完,她就撸起袖子忙碌起来,一会儿煮豆沙馅,一会儿用温水拌糕面,忙得不亦乐乎,汗水顺着她瘦削的脸颊,在她细细的脖子上,汇聚成了一道道丰沛的小溪。

好不容易,黄澄澄的炸糕做好了。就在我和老公收拾餐桌,往上端菜的时候,婆婆说,我得给左右舍们送去尝尝。我劝阻道,娘,这是城里,不像你们村里,邻里之间没有互送东西的习惯。婆婆边用筷子往盘子里夹着炸糕,边不以为然地说道,远亲

不如近邻,城里乡下,自古都是一个理儿。

我只好闭了嘴,心想,婆婆这样做,说不定会把邻居们吓住呢。果然,一会儿婆婆回来了,撇着嘴说,你们城里人真怪,我敲开门给人家送糕,那四楼的小夫妻竟然说,我们不喜欢吃。啧啧,竟然还有不爱吃油炸糕的人呢,多好吃的东西呢。

看着婆婆落落寡寡的样子,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。没有想到,婆婆很快就高兴起来了,她告诉我们,说三楼大爷的孙子很可爱,刚才抱着她的腿不让回来呢,一楼的那只宠物狗刚才还给她表扬节目呢。看着她兴致勃勃的样子,我们也高兴起来。

渐渐地,婆婆与邻居们熟悉了。对门上幼儿园的孩子没人接了,婆婆就接到我家;二楼要出远门,钥匙直接丢给婆婆托她给花儿浇水;四楼的小夫妻见了婆婆竟然问,下次什么时候吃炸糕……

后来,婆婆的大姐生病,婆婆回去照顾。于是,这些邻居们一见到我就问,你婆婆什么时候回来呀?有的说,你婆婆真是个好心哪。三楼大爷的孙子,有一天竟然哭闹着说想婆婆了……

婆婆虽然是山里人,没有什么文化,但是,她善良热心,友善宽容,开朗豁达,我从她身上学到的美好品质比从书本上学到的还要多。